

“貂蝉”的人物形象与唱腔分析——以新编雷剧《貂蝉》为例

张莱 黄倩瑶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中国·广东 湛江 524000

摘要: 雷剧艺术在当代社会中具有愈发重要的文化意义, 它从地方小剧种逐步发展为走向世界的戏曲艺术, 在广东地区更是家喻户晓、深受群众喜爱。貂蝉作为三国时期家喻户晓的经典女性形象, 以虚构身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与审美价值。雷剧《貂蝉》在创作中, 既精准把握了三国人物的性格特质与时代背景, 又巧妙融入雷剧独有的表演程式、音乐风格与地域文化色彩, 实现了传统题材与地方剧种的有机融合。本文将围绕雷剧艺术的当代价值, 重点对雷剧《貂蝉》中主角貂蝉的舞台形象塑造、身段表演、服饰道具运用及唱腔艺术进行赏析与分析, 展现地方戏曲在经典人物演绎中的独特魅力与创新表达, 为认识雷剧的艺术特色与文化遗产提供参考。

关键词: 雷剧艺术; 唱腔; 雷剧作品《貂蝉》; 舞台形象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 Image and Singing Style of "Diao Chan"——Taking the New Leiju "Diao Chan" as an Example

Zhang Lai, Huang Qianyao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China Guangdong Zhanjiang 524000

Abstract: Lei Opera has gained growing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evolving from a regional theatrical form into a globally recognized art form. In Guangdong Province, it has become a household name and a beloved tradition among the public. Diao Chan, the iconic female character from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embodies rich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aesthetic value through her fictional persona. The Lei Opera "Diao Chan" masterfully captures the personalities and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ree Kingdoms figures while skillfully integrating the unique performance techniques, musical styles, and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of Lei Opera, achieving an organic fusion of traditional themes and local theatrical traditio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Lei Opera, focusing on the stage portrayal, physical performance, costume and prop design, and vocal artistry of the protagonist Diao Chan in "Diao Chan." It showcases the distinctive charm and innovative expressions of local operas in interpreting classic characters, providing insights into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Lei Opera.

Keywords: Lei opera art; Music for voices in a Chinese opera; The Leiju drama "Diao Chan"; Stage image

0 引言

雷剧是我国广东雷州半岛特有的地方戏种。雷剧原名大歌班, 早期以雷州歌曲调为声腔, 曾命名为“雷州歌剧”, 广东省雷州市地方传统戏剧, 也是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它不仅仅是广东的文化瑰宝更是我国的文化瑰宝。

雷剧《貂蝉》创作于2004年, 完成于2005年, 是在雷剧《连环计》的基础上改编而成。新编雷剧《貂蝉》一改传统套路, 贴近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情感处理方法, 以貂蝉为主线, 将“貂蝉”的形象设计得更加丰富饱满, 而非片面地抬高或贬低貂蝉; 从正面映衬出她在爱情与亲情的两难中的为难与挣扎。

1 貂蝉的人物形象分析

1.1 貂蝉的角色分析

古往今来, 貂蝉作为中国四大美女之一, 经常成为老百姓们茶余饭后谈论的主题, 也常常出现在文人骚客的笔下。“貂蝉”这一形象在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描述, 仅仅是以《三国志》和《后汉书》中, 吕布的“侍婢”为原型, 属于文学虚构人物。在《三国演义》中, “貂蝉”的形象有了新的改变。“其女自幼选入府中, 教以歌舞, 年方二八, 色伎俱佳, 允以亲女待之。”而为报答王允之恩, 貂蝉挺身而出, 周旋于董卓和吕布之间, 左右逢源, 利用自身将董卓与吕布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的程度, 促使吕布除掉董卓。在罗贯中的笔下, 貂蝉不仅有着“闭月”的美貌,

也有着“忠勇”的时代性格，属于“美与义”的结合，“勇与谋”的化身^[1]。

新编雷剧《貂蝉》中“貂蝉”的形象，与《三国演义》中的“貂蝉”一脉相传。其与董卓、王允、和吕布三位关键人物的矛盾与冲突，不断推动着剧情的发展。对于他们，貂蝉的内心也经历了无数次的挣扎和徘徊。她为报王允的养育之恩，甘愿献身；为了匡复汉室，忍下委屈侍奉奸臣；同时，她又对吕布产生了爱情，不忍欺骗吕布。本剧将貂蝉内心的想法和动机展现得淋漓尽致，刻画得生动饱满，展现出一个在封建男权的思想禁锢下，牺牲一切的悲剧形象。从这个角度来说，貂蝉仍是封建时代下“男性之间实现政治目的或利益交换的物体”^[2]。

1.2 多面向的人物性格

本剧对于貂蝉这一形象的设计，非常立体，展现出了貂蝉多面向的人物性格，刻画出一个鲜活的貂蝉，让观众沉醉其中。关于貂蝉的人物性格，我们可以从其名字中分析出一二。貂蝉具有动物“貂”和“蝉”的特性，是其象征和化身^[3]。

1.2.1 单纯善良，知恩图报

貂蝉在被王允收养为义女之后，见王允时常眉头紧锁，满脸愁容，于是提出了想为王允分忧。在王允提出“连环计”后，貂蝉虽有顾虑，但最终还是答应了，因为她不忍天下百姓流离失所，她不忍年迈的王允在她面前双膝跪地。此处可以看出貂蝉的单纯善良与慈悲之心。她知恩图报，深明大义，忧王允之忧，即使期间她已经对吕布产生了爱情，但为了肩上的责任，不得已一路欺骗着吕布。

1.2.2 能歌善舞，智慧勇敢

貂蝉的美貌是不可否认的，她有着“闭月”之貌；同时她也懂音律，善歌舞。她利用美色，实施连环计，周旋于吕布与董卓之间，如同蝉的鸣声，使人沉醉其中而不能自拔；后又设计吕布亲手杀掉董卓。到了最后，董卓被除，她不想继续隐瞒吕布，但为了不让计划暴露，貂蝉只得做了一个悲壮的决定——投湖自尽。此处也可以看出貂蝉的无奈与忠勇。

1.2.3 思想局限性

貂蝉存在明显的思想局限。王允提出连环计时，她因顾及贞节名声而不愿接受，这是第一次思想斗争；董卓被除后，她既不想欺骗吕布，又担心吕布加害王允，在孝与爱之间选择牺牲自己，这是第二次思想斗争。

从这两次挣扎可见，剧中的貂蝉充满无奈、软弱与身不由己。她本质上仍是男性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甘愿奉献自我，无法掌控命运，只能顺从，深刻体现出封建思想束

缚下的古代女性形象。而这种多面复杂的性格与悲剧命运，也正是这部新编雷剧的艺术魅力所在。

2 服化道设计与角色行当的融合

新编雷剧《貂蝉》的服化道设计紧扣角色行当与人物形象，层次鲜明。序幕以深蓝色荒山野岭布景、大雪道具营造战乱氛围，貂蝉身着蓝白长裙、头系蓝巾，朴素装扮尽显落魄村女形象。

第一场“貂蝉拜月”以幽夜竹院为景，貂蝉身穿青色裙装，与竹林意境相融，搭配香炉供香，画面真实。面对王允跪求，她以双抛袖动作配合唱腔，生动展现无措与无奈。第二场中，貂蝉见吕布时头戴华丽头冠、身着粉色水袖，与吕布服饰相衬，尽显爱恋甜蜜；见董卓时改穿玫红色长裙，色彩对比暗含对吕布的真心与对董卓的假意。敬酒时通过捋发、低头、细步等身段，塑造出紧张怯弱的神态^[4]。

第三场天云寺场景以巨型石壁布景，貂蝉身穿华丽大红裙装，尽显董卓侍妾身份。单抖袖配合唱腔，精准表现其锦衣之下的委屈与强颜欢笑。

第四场“凤仪亭”，配角以船桨、屈膝模拟行船，凸显貂蝉心急；配角红裙化作荷花造型，搭配烟雾营造荷塘意境，貂蝉身穿橙色长裙，以荷花喻其纯真坚强，为殉情埋下伏笔。

第五场以满池荷花舞美呈现，貂蝉先穿红色嫁衣，台步轻快显愉悦；后因亲情与爱情两难，以有力双抖袖宣泄内心悲愤。最终她脱下嫁衣投身荷塘，配角以红裙舞动、裙摆成荷，配合貂蝉缓缓升起，象征其化身荷花、精神永存，眼神层次分明，完成人物情感升华。

3 雷剧《貂蝉》的唱腔设计

3.1 唱腔程式化（发音、细节处理、整体风格特点）

唱、念、做、打是戏曲的程式化特点，而唱腔是戏曲的核心与剧种标识——京剧、粤剧皆因独特唱腔立派，雷剧亦如此，定型唱腔是其立足的关键。经改革后，雷剧唱腔形成了程式化规范，起板、收尾、拖腔等环节均有固定套用规则。但雷剧唱腔并非一味僵化，需在程式化基础上保留灵活性，给予创作伸缩空间。作为板眼结构体，其“板”“腔”虽有程式可循，却不拘泥于固定格式，会根据具体语境灵活调整节奏与速度。

在一部戏剧中，唱腔要为塑造人物、表现主题服务。在表演当中，唱腔是随着情绪波动而波动的。并不是古板生硬的。每一个咬字，吐字，发音，发力都代表着表演着不同的心境与情绪，因此，在笔者认为，唱腔的变化是随着情绪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情绪的波动而波动，或者慷慨

激昂,或者阴沉悲伤。情绪的作用,关键到唱腔所表现的音色的高低,关键到声音的雄厚与狭窄,或者高昂,或者悲壮,或者雄厚,或者尖细,每一种声音的特质及表现的都是不同情绪的体现^[5]。

新编雷剧《貂蝉》的唱腔,属于新编的唱腔,与原本的“流行腔”在结构上有所不同。“流行腔”纯属板腔体,唱词的第一、二句为曲调的上句,第二、四句为曲调的下句,曲式结构四句一段体,曲调中庸速度,一板一眼,上句板起眼收,下句板起板收,全句由1、2、3、5、6五声音阶组成,字与字之间只有短促的经过音,没有明显的拖腔。唱腔中由于唱词的第二、四句押句尾韵,使唱词中的音韵与声调出现向特定音高回归的趋势,由此影响唱腔中的调式以不同旋律行进的方式向主音回归,形成一种特有的和谐联系。同时,唱词向特定音调的回归,如押韵、叠字等,形成了唱腔、唱词中音高、音色的双重回归。

“流行腔”情调质朴,接近口语,多用于叙述。而新唱腔兼具“板式变化体”和“曲牌联套体”的特点,即每种腔调都有完整的词曲结构,可以据曲填词演唱,单独使用;每种强调都有固定的板式,把几种腔调联结成的唱段,既是“联曲”,又有板式变化的板腔。而雷剧的各种腔调也划分顿逗,规定了顿逗落音、过门、引子,以此形成腔调的旋律骨架。演唱时,据字生腔。

貂蝉的扮演者林奋女士,声音明亮立体,清丽圆润。她在唱中、高低、缓急、刚柔、自然细致,吐字、吐词、喷口扎实,能够完美地反映出声腔旋律的形象。更重要的是,林奋老师能够准确地把握人物的个性和情感,并利用歌声传送到观众的心里。

3.2 不同情绪下的唱腔变化

第四幕中貂蝉所唱的《飞桨齐划翻碧浪》是非常出名的唱段,该唱段运用了高台羽调散板。首先第一句“飞桨齐划翻碧浪”,以较慢的速度进入,没有过长的拖腔,也没有衬词的加入。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一句话奠定了该唱段的背景。



图1 谱例一

“途径荷花潭,穿过杨柳湾”使用了较长的拖腔,不仅增加了该唱段的歌唱性,也体现出路途的遥远和貂蝉盼望立刻见到吕布的心急如焚。



图2 谱例二

“盼见吕布心急切”此句,节奏明显,没有拖腔,与上句的节奏形成强烈对比,直抒胸臆地唱出了貂蝉的内心活动。



图3 谱例三

另外,在本唱段中,音乐唱腔设计者曾健老师也加入了女声伴唱的表现手法,如“心羞愧,面无颜”中,“颜”字的拖腔、“情深意浓两心相牵”、以及“生生拆离有情人”的拖腔,都是由女声伴唱来完成,以此来渲染不同的戏剧氛围。

该唱段表现出貂蝉激情飞扬的情怀,具有代表性,林奋老师的演唱,将雷剧唱腔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4 结语

新编雷剧《貂蝉》生动展现了乱世中的家国情怀与儿女情长,塑造了貂蝉重情重义、勇敢真诚的艺术形象,极具现实启示。该剧从改编到演出,全体主创功底扎实、制作精良,尤其主演林奋女士唱腔洪亮饱满、人物塑造鲜活,令观众深受感动。同时,我们也应辩证看待作品内涵。貂蝉虽品格可贵,却受时代局限,缺少独立、平等、自主的现代女性意识,最终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无法掌控自身命运。启示我们:既要学习其善良与担当,也要树立独立人格与平等观念,以辩证思维看待历史与人物。这正是《貂蝉》留给当代观众的深层思考。

参考文献:

- [1] 陈春. 浅谈雷剧表演中的唱、念、做、打[J]. 大众文艺, 2010(14):46-47.
- [2] 林奋. 嫉恶如仇, 炽情似火——试析雷剧《貂蝉》中的“吕布”[J]. 大众文艺(理论), 2009(14):48.
- [3] 李雪. 雷剧唱段《飞桨齐划翻碧浪》演唱分析[D]. 南京艺术学院, 2014.
- [4] 边文杰. 谈戏曲旦行水袖表演的艺术魅力[J]. 戏剧之家, 2019(24):37.
- [5] 乔邦利. “沂蒙精神”的歌剧化呈现——评民族歌剧《沂蒙山》的创作与表演特色[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 2021(01):170-174.

作者简介: 张莱(2000.08-), 女, 汉族, 广东湛江人, 硕士研究生, 助教, 研究方向: 非遗音乐、音乐版权、流媒体音乐、音乐教育。